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二十八回 橫衝營良馬識故主 靖忠廟養卒奉英靈

卻說李應兵馬屯紮中牟縣，戴宗回來說，宗留守身故，杜充棄了汴京，回到淮西，兀兀領兵將到建康，眾人一時進退兩難。戴宗道：「我會著穆春來打探東京消息，說阮小七、孫立等在登雲山聚義，兵精糧足，十分興旺，要我回去。我說眾弟兄俱在中牟縣，要等回覆宗留守消息，過幾日到來。那穆春先回去了。我想登雲山僻在海隅，兀兀的兵不在那邊經過，何不且會權時安頓。然後到建康，竟歸朝廷，亦無不可。」眾頭領依允。遂仍舊做三隊，陸續進發，望山東道上來，一路無話。將近東昌府，天色已晚，戴宗沿途偵探，飛也似走來，說道：「兀兀大兵將次已到，中軍、後隊作速迴避，我去招前隊轉來！」又飛也似走了。李應急令兵馬從小路進去十里多路，臥虎崗下扎住。卻說呼延灼領前隊兵，湊著兀兀的前鋒已到，大路上無處隱避，被大隊人馬一衝，四分五路，各自奔走。幸得黑夜，容易躲過。到天明查點，不見了呼延鈺、徐晟二百多名兵。到日中，後隊俱到，呼延灼道：「昨夜不打仗，未必殺害，他兩個心機靈變，又有一身本事，決不妨事。」李應叫扎住尋覓，呼延灼道：「這四衝之地。怎生紮得？且上前去，他自會尋來。」遂拔營前去。

話說呼延鈺、徐晟見兀兀兵來，跨馬先走。黑暗裡誰想混入金兵隊中，不能脫身。那前鋒將阿黑麻是兀兀標下第一員勇將，專要擄掠二十以下、十五以上的小廝，訓練精熟，號為「橫衝營」。取他少年膽壯，扒城打仗不顧死活，橫衝直撞的意思。已有五百多人，自成一隊。見呼延鈺、徐晟狀貌奇偉，帶有兵器，問是哪裡人，甚麼姓名。呼延鈺答道：「我兄弟兩個，名喚張龍、張虎，是河北人。父親張得功，現在齊王殿下做正兵馬總管。」阿黑麻道：「可會武藝麼？」呼延鈺曰：「都曉得。」呼延鈺舞動雙鞭，徐晟將金槍輪使一回，阿黑麻大喜道：「我猜是將門之子，果然不差。」取兩扇木牌，烙了字：「你可帶著，署為『橫衝營小飛騎』，五百名衝鋒的孩子通服管轄。須要盡心出力，還有升賞。不可逃走，若拿轉來，立刻砍了！」呼延鈺道：「我的父親在齊國做官，是一家人，逃到哪裡去！」兩個領了木牌，到了本營，一般有人服役磕頭參謁。兩人暗地商量，且暫時哄他，乘空便走。他兩個乖覺，隨口和順，各營兵將盡喜歡他。又不時到阿黑麻面前出力獻勤，阿黑麻待以心腹，賞賜衣帽、飲食，不消兩日，習成一般的腔調了。

呼延鈺對徐晟道：「既是做了小飛騎，該把本標的兵逐名點驗，冊籍注明，也好查核。」徐晟笑道：「有理。做此官行此禮。」設了公座，擺列朱筆筆硯，一同坐下，逐名唱過。點到一名宋安平，神清骨秀，是個文弱書生。呼延鈺有些面善，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，可有父母，幾時歸營的？」宋安平垂著眼淚答道：「是鄆城縣管下，宋家村人，父親名喚宋清，同母親在堂。」呼延鈺道：「可曉武藝麼？」宋安平道：「可憐幼讀詩書，曾科舉到京，中第三甲進士，不曾補官。因汴京破了，還到家鄉，被大兵拿住，僮僕失散，將近十日了。」呼延鈺明曉得是宋公明姪兒，向徐晟丟個眼色，說道：「你既是讀書人，升做記室，同我一處安歇。」點完散去。呼延鈺道：「你可認得我兩個？」宋安平道：「像是會過，一時省不起。」呼延鈺道：「我便是雙鞭呼延灼之子，名喚呼延鈺。他是金槍手徐寧之子，名喚徐晟。從父親、李應、關勝、燕青等伯叔在飲馬川回南，遇著阿黑麻，大兵一衝，亂軍裏了來。原是世弟兄，覷個空我們逃去，不可泄漏。」宋安平大喜道：「小弟文弱無能，全仗兩兄挈帶。」自此宋安平與呼延鈺、徐晟做一處，每事商量。

一日，同到馬坊內閒耍，見有上千馬匹，雲錦一般。有一匹白馬，龍睛鳳臆，身軀高大，昂然直立。又有一匹黑馬，四蹄卻是雪白的，骨相與凡馬不同。看官，你道這兩匹馬是何名色？那匹白的便是段景住西番得來「照夜玉獅子」，被曾頭市奪去與教師史文恭乘坐，後來盧俊義殺了史文恭。那「照夜玉獅子」宋公明極愛、他自己騎著。那匹黑的，便是呼延灼征梁山泊御賜的「踢雪烏騾馬」。那兩匹馬，真是千里龍駒。當年招安到京，童貫曉得這兩匹駿馬，使人盜了去。宋公明怕惹事，不敢聲張。不知怎麼又屬了金朝。原來好馬與人的壽數一般，精力強健，有幾十年本事。這兩匹馬正在壯盛之時，良馬比德君子，見了宋安平、呼延鈺似有故主之情，一時咆哮不已，似有喜躍之狀。宋安平、呼延鈺哪裡曉得，看了一回，走了出來。時賢有詩歎道：

馬送伯樂盡嘶風，故主情深鳴亦同。

不信試看飛赤兔，尚隨關聖五雲中。

卻說兀兀兵馬已到山東地面，那營州府是宣撫使張所鎮守。那張宣撫忠勇兼備，兀兀忌他威名，不敢打濟州過，要抄路到淮西，傳令箭喚阿黑麻到大營議事去了。徐晟曰：「趁阿黑麻不在，便好走脫。若拔起營來，便難為計了。」呼延鈺道：「身邊沒有盤纏，待我設法弄些去。」坐了公位，喚齊一營孩子說道：「方才將軍教我帶了冊籍到四太子大營裡，凡年幼沒有臂力的便放回去，只是我要常例錢，方肯開出。」那些孩子巴不得要放，身邊所有盡拿出來，也有一兩的，也有五錢的，共有四五十兩銀子。徐晟拴在腰邊，到馬坊對管馬的說道：「將軍傳令箭來，教我帶本營冊籍到大營裡查點。這宋安平是掌冊籍的，也要同去，須選三匹馬騎去。」那管馬頭目見阿黑麻寵任這張龍、張虎，不敢阻當，說道：「小飛爺，你自去選。」呼延鈺、徐晟便帶出「照夜玉獅子」、「踢雪烏騾」，又揀一匹「五花驄」，搭上鞍轡，同跨上了，加了兩鞭，如風的去。

頃刻四五十里，離營已遠。呼延鈺道：「幸喜已脫虎口，只從小路去。此去是宋朝地面，身上衣帽脫去了罷。」竟把帽子除下丟在路旁，光油油露個總角兒。徐晟道：「我們三隊兵馬前夜失散，不知哪裡去了。沒處訪問，竟到登雲山罷。」宋安平道：「小弟承兩兄不忘世誼，得脫此難，沒世不忘。鄆城縣是濟州管下的，想離此不遠，且到舍下消停兩日，再去未遲。」呼延鈺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又行了四五十里，見道旁有座酒店，挑出酒望子，徐晟：「走了這半日，肚裡饑了，且吃些東西再走。」跳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柳樹上，進店揀副座頭坐下，叫打三角酒，有好喫飯拿來。酒保捧出一盤胡羊肉，一隻肥雞，三十個肉包子，把酒斟上。又饑又渴，吃了一回，叫再打酒來。酒保道：「有一瓶香糯酒，只是渾些，不知用得麼？」呼延鈺道：「只要味醞，渾些不妨。」酒保燙出一鎊熱酒來。那酒不吃，萬事全體。呼延鈺三人哪裡曉得，才一到口，便頭重腳輕，昏暈了去。酒保喚伙家先來牽馬進去，喝采道：「這三匹好馬，就值二百多兩銀子了！」把三個身上搜尋，只徐晟腰邊有四五十兩銀子，便要扛進作坊裡去。裡邊走出一個人來，年紀不上三十，綽口髭鬚，鮮眼睛瘦骨臉的，仔細一看，說道：「不要動手，像是好人家的。花也未開足，不可害他性命！」

看官，你道這漢子是誰？更有一段話頭。這個人便是幫武大捉奸報信與武都頭殺死潘金蓮、西門慶的賣雪梨的鄆哥。雖是小經紀，倒有一片熱心，最是路見不平，慣要出頭。因兵馬擾亂，做不得生意，到這裡投奔一個人。那個人姓江，名忠，原是梁山泊管糧料的小頭目，為人誠實。宋江在日，托為心腹，招安時節，有了年紀，歸農在家。後來道君皇帝曉得宋江、盧俊義屈死，又夢游梁山泊，因敕有司建廟在梁山泊春秋祭掃。那江忠亦因兵亂安身不得，就住在祠內，不忘宋公明昔日之恩，添香供水，如香火秀才一般。招集幾個閒漢做些小勾當，鄆哥也入了伙。依朱貴故事，在李家道口開座酒店，打聽客商來往。進店吃酒的，有些油水，把蒙汗藥弄翻了取他財帛。當下鄆哥把解藥救醒，呼延鈺先起來道：「有這樣好酒，就睡了去！」徐晟、宋安平也醒了，擦著眼道：「吃不多就醉倒了！」鄆哥在旁只是暗笑。呼延鈺道：「兄弟會了鈔，我們好趕路。」徐晟去腰邊摸銀子，卻沒有了；呼延鈺看柳樹上繫的三匹馬，也不見了。徐晟大怒，劈胸揪住酒保喝道：「你這廝好大膽，怎偷我們銀子！把馬牽過，快拿出來，不要惹老爺性發！」輕輕一推，酒保跌去二三丈路。鄆哥陪話道：「郎君息怒，銀子與馬通在這裡，自然送還。郎君上姓？要到哪裡去？」宋安平接口道：「我們是本縣宋家村上，要回家去。」鄆哥道：「宋家村有個鐵扇子宋四員外，可是盛族麼？」宋安平道：「便是家父。」鄆哥道：「既如此，請進後面去。」

三個走到水亭上，推窗一看，只見煙波萬頃，山光滴翠，徐晟曰：「這好像蓼兒洼，我們幼時頑耍過的。」鄆哥道：「有眼不

識泰山，伙家甚是得罪！」搬上齊整酒肴，鄆哥斟了敬上。呼延鈺道：「你是何人？說明了好吃！」鄆哥道：「小人一片好心，請坐了。這便是梁山泊徽宗皇帝敕建靖忠廟，裝塑各位義士尊容在內，一向無人看守。近來有個江忠，原是宋將軍舊日小頭目，因兵亂鄉間不安穩，到廟內侍奉香火，朝夕禮拜，酬報舊恩。有幾個人生理失業，也存身在哪裡。小人便是鄆城縣裡賣雪梨的鄆哥。適間伙家不省得，其實酒裡有些不那個。小人見三位郎君相貌非凡，把解藥救醒。銀子在這裡，一毫也不敢動，馬在後槽喂料。只不敢拜問郎君高姓。」呼延鈺道：「你既是好人，說也不防。我是呼將軍之子呼延鈺，這個兄弟是徐將軍之子徐晟。」遂把東昌被捕，金營遇著宋安平，偷營出來的話講了。鄆哥道：「果是英雄將士，待報知江忠，迎接上山去瞻禮各位尊容，卻不是好！」三個聽了，就起身要去。鄆哥道：「且寬飲幾杯。有個道理，待我射枝響箭去，那邊白搖船過來相接。」徐晟道：「我記得山前有條大路，騎了馬去好不爽快，誰耐煩坐在船裡！」鄆哥留不住，牽出馬來跨上，揚鞭而去。鄆哥也便跟來，先報與江忠知道。下來迎接到堂上，江忠納頭便拜，呼延鈺三個回禮不迭。看那江忠時，六旬以上，精神強旺，稱謝道：「世態炎涼，轉眼負恩，哪裡有你老人家恁般忠厚！」江忠道：「小人年老無能，蒙各位將軍向日抬舉，在此朝夕頂禮，唯願早登仙班。三位郎君這般偉俊，可見英雄有種。老眼暈花，也覺霎時亮了。」點起香燭，伐鼓鳴鐘，呼延鈺三個恭身展拜。拜畢，看見殿宇嵯峨，金身煥彩。上面塑昊天王、宋公明，左邊三十六位天罡，右邊七十二位地煞，狀貌儼然，威儀凜烈。怎見得：

紺殿凌雲，珠簾映日。金爐內香靄氤氳，玉盞中甘泉澄澈。天地顯罡煞之精，人境合英靈之美。義膽包天，忠心貫日。不貪財，不好色，盡是熙暉之民；同任俠，同使酒，皆吐浩然之氣。有時撼岳搖山，不過替天行道。面雖異，精神常在；心則同，生死不移。八百里煙波，流不盡英雄血淚；百八人氣誼，挽回住淑世頹風。江湖上名姓遠聞，如雷灌耳；伏魔殿星辰出世，似水朝宗。綠林煞出一片忠誠，麟閣標來許多功業。歿者重歸金闕，生的再擾紅塵。鬚眉張動，猶然氣吐虹霓；鐵馬驚嘶，尚欲踏平山嶽。正是：不因妙手開生面，哪識當年聚眾英。

那呼延鈺三人逐位瞻仰，宋安平、徐晟不覺潸然淚下。呼延鈺道：「果然裝塑得好，昔日英雄尚在！我們到此一番，也是難得。」取五兩銀子叫鄆哥置備福物，明日祭奠，盡一點孝思。說完了又到山前山後各處遊玩，呼延鈺道：「弟兄，你還記得那年夏天，叫小嘍囉撐一隻小船同花叔叔的兒子去彩荷花，你翻下水裡去麼？」徐晟道：「那時吃了幾口水，又是幾年了。」江忠擺設夜飯吃了，在耳房中安歇。次日，鄆哥買到豬羊祭物，整理了，三個祭奠已畢，呼延鈺道：「我三人原是世誼兄弟，今日就在神前結為生死之交何如？」宋安平大喜，問起年紀，宋安平居長，呼延鈺第二，徐晟第三。焚起一爐好香，歃血為盟。先向神前展拜，三個又同四拜，自此遂為異性骨肉。鄆哥將祭物剖開，叫江忠一同散福，開懷暢飲。江忠說：「當初不曾建廟，我未來之先，聞得阮頭領在此祭奠，張通判來巡山，惹出事來。」

正說未完，忽見店內伙家飛也趕來，報道：「禍事到了！山下有一伙人，為頭的卻是鄆城縣昔年做都頭的趙能兒子，綽號百足蟲，是個無賴。乘金兵擾亂，他糾集一班不成材的，假扮金兵，沿村擄掠，姦淫婦女，無所不為。他說父親叔子俱被梁山泊上殺了，要來報仇。把神像拆毀，占住廟宇改做山寨。已從大路上來了！」呼延鈺道：「宋哥哥，你住在這裡，我同徐兄弟去砍了那廝的頭就來！」紮縛起衣服，把腰刀拔出鞘，同徐晟大踏步迎到大路上去。江忠攔住道：「郎君不可造次！且看勢頭，恐眾寡不敵。」徐晟道：「我弟兄兩個在飲馬川和金兵打過大仗來，希罕這幾個毛賊！」江忠、鄆哥也拿把竹葉槍跟來。卻好在山前撞著那百足蟲，不知哪裡來的一匹黃馬騎著，手內提把長柄斧子，吃得醉了，踉踉蹌蹌的顛來，後面有一百多人隨著。呼延鈺、徐晟搶到馬前，百足蟲見了道：「你兩個小官要跟我做門子麼？」呼延鈺也不回答，把刀攔腰一截，早倒撞馬下。徐晟梟了首級，排頭兒砍去，又殺了四五個。那些人飛也似逃命去了。剩下五六個婦女，一堆兒跌倒。呼延鈺道：「不要慌！你們想是搶來的，各自回去。」有一個婆子倒在地上，如輻軸一般，再爬不起。鄆哥見了道：「王乾娘，那百足蟲要搶你做押寨夫人！」伸手拽了起來，見是鄆哥，說道：「小猢猻，你來傷犯老娘！」內中有一個女子，雲髻蓬鬆，玉容憔悴，低低道：「奴是御營指揮使呂元吉之女。京城破時，父親陣亡，同母親南遷，被金兵把母親殺死，僮僕搶散。幸遇這媽媽搭救，同到他家，不想又遭這強人搶到這裡。」呼延鈺道：「原來是呂小姐，尊公與我爹爹同僚，天幸遇著，且同這媽媽到裡邊去。」打發這些婦女還家，叫鄆哥拖過屍首，同進祠裡來。

原來這媽媽是賣茶的王婆，與閻婆惜做媒，和張文遠合口，最是性直。兵亂開不得茶坊，躲在鄉間，見呂小姐宦門行徑，收留在家，待他親人來尋。不料被這百足蟲搶來，他放心不下，一同隨來。鄆哥道：「王乾娘，你一世做媒，今日有一頭好親事在這裡，我也與你做媒。那江頭目少個老伴，撮合了罷。」王婆道：「我七十三歲了，要嫁老公，還要後生些，哪裡要這老滯貨。」江忠道：「我一世不娶老婆，也不要你這老咬蟲！」取笑了一回。呼延鈺叫王婆隨呂小姐到西耳房，拿夜飯去吃。可憐呂小姐繡鞋走綻，羅襪沾泥，傷痛父母，只是淚下。王婆勸用了些夜飯，草草安寢。呼延鈺三人又同江忠、鄆哥吃酒，江忠道：「不料兩郎君如此便捷勇猛！」稱贊不已，直至夜分方散。

次早起來，徐晟道：「東昌失散，又經多時了，恐爹爹擔憂。今日送大哥到宋家村，然後到登雲山。只是呂小姐怎處？」呼延鈺道：「救人須救徹，這山野去處怎生住得？況呂小姐容貌非凡，恐別生事端。且送到宋家村安頓，待他親戚領回才是。」王婆道：「老身情願伏事呂小姐去。」徐晟道：「恁地便好。」對江忠道：「你年紀高大，相煩侍奉香火。可散了這伙人，也不要開酒店，安分為上。叫鄆哥隨我們去取五百兩銀子與你養老。自古道：『瓦罐不離井上破。』只留一二人相伴罷了。」江忠稱謝。當下分些盤纏，叫這伙人散去。牽出馬匹，呼延鈺道：「那匹五花驄看來馴良。」讓與呂小姐、王婆疊騎了，鄆哥籠著慢慢的走。那宋安平騎了那百足蟲遺下那匹黃馬，呼、徐兩人亦上馬，別了江忠，一同取路到宋家村。鄆哥引路，不消問得。

梁山泊到宋家村不過百里之程，下午好到，三個在馬上閒談。宋安平道：「天下大亂，不知道怎的。我僥倖成了進士，也不思量做官，只守著村莊養贍父母，娛情書史，再圖歡聚。」呼延鈺道：「如今且隨大隊，暫且安身。若做得來，幹些功業。時不可為，也就罷了，哪裡去插標賣首！今晚到了貴莊，安宿一夜，就要啟行，恐怕他們尋覓。」宋安平道：「不敢多留，兩三日兒也不妨。」一路敘話，不覺到了。宋安平一望，只叫得苦。正是：雞犬無聲人跡斷，桑麻砍盡火場餘。正不知為甚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是書亦有四公子傳。如此篇專寫呼、徐兩郎，分外精采。中間串出小宋，遙映花公子。妙在同上梁山，重敘通家世誼，豈盜泉惡木皆有根源耶？讀者勿因雕龍鑪虎之文，誤作芝醴觀也。百足蟲必騎黃馬上山，作者正為明日呂小姐下山計耳。看宋安平換坐五花驄，便知四人走路，有婦人焉，三馬必難換坐，不如借重百足蟲，先騎黃馬，也是作者苦心處。）